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话的思考

于洪卿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对话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相互尊重、民主平等的基础上, 以语言和非语言为中介而进行的话语、精神、思想等方面的双向交流, 旨在达成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的一种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对话的前提是自由与平等、热爱与谦虚、信任与尊重、倾听与理解、开放与分享。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对话; 主体性; 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1-0106-06

在当前人们越来越感受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的时候, 却发现部分大学生正在逐渐失去精神上的文化底蕴。究其原因, 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独白式教育有着重要的关联。独白式教育注重灌输性说教, 忽视学生的主体性。灌输性说教, 使思想政治教育丧失了它的生活基础, 变成了没有思想政治情感、思想政治意志的抽象的东西, 思想政治教育很难触及学生的内心世界; 忽视学生的主体性, 就会使学生处于“失语”的状态中, 学生不能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不能与教师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独白式教育泯灭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使思想政治教育收效甚微。因此, 传统的独白式教育模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提倡对话式教育模式已经迫在眉睫。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话的厘定

什么是对话? 《新编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两层含义: 一是“两个或更多的人之间的谈话”, 一是“两方或几方之间的接触或谈判”^[1]。滕守尧认为: “对话是一种平等、开放、自由、民主、协调、富有情趣和美感、时时激发出新意和遐想的交谈。”^[2]从有关资料来看, 不同的学者往往有不同的界定。下面,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对话的内涵。

从态度视角看。奥地利宗教家、哲学家马丁·布贝尔认为, 世界可以分为两重: 一是“被使用的世界”, 一是“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这种双重性既贯穿于整个世界之中, 也贯穿于每个人之中, 贯穿于每个人的生活态度与活动之中。前者可以用“我一它”的公式来称谓, 后者可以用“我一你”的公式来称谓。在布贝尔看来, “我一它”之间, 只有“我”对“它”(物、对象)所施加的主动作用, “它”对“我”没有“回应”, “它”完全是被动的。“我”与“它”之间没有进入“关系”领域, 没有“相互性”。只有“我一你”才“建立起关系的世界”, 在这里, 双方都是自由自在的, 双方可以相互回应^{[3]264}。“我一你”关系体现为人与人的对话关系, 并且通过对话实

收稿日期: 2007-05-26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0060370)

作者简介: 于洪卿(1965-), 男, 山东海阳人, 副教授,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践来实现人性化的关系。

从教育功能的角度看。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对话是探索真理与自我认识的途径”;“对话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你与我)的对话和敞亮,这种我与你的关系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可以说,任何中断这种我和你的对话关系,均使人类萎缩”^[4]。

从文艺批评理论的角度看。俄国思想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在各种价值平等、意义平等的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5],是一种“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6]。

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认为,语言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无我性”,“只要一个人所说的是其他人不理解的语言,他就不是在讲话。因为讲话的含义就是对某个人讲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讲话并不属于‘我’的领域而属于‘我们’的领域”。正是由于语言具有这样一种“把我和你统一起来的精神”^[7],所以,真正的话语就是“对话”,语言的本质乃是对话性的。

从对话行动理论来看。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认为,灌输是通过否认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而为压迫者服务,对话则是一种与灌输式完全相反的教育方式,为了使学习者从客体转变为主体,他们必须参与到与教师的对话行动中去。

从社会哲学的角度看。德国理论社会学家、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对话就是对主体间性的运用。他认为,追求彼此的沟通是人类的天性,语言的使用本身就表明了人类的这种愿望。人们希望通过合理的沟通来达到相互理解,并且努力达成共识。对话参与者必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主体间性的“对话原则”。因为,只有主体之间的关系才算得上是相互关系,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是单向的,因此不能称为相互关系^[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对话”与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谈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或者说并不是所有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的话语活动都可以称之为“对话”。这里的对话已经超越了狭隘的语言学领域和单纯的方法论层面,成为一种带有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意蕴的普遍哲学观念、精神和态度。所以说,真正的对话,从形式上看,对话是在两人或两人以上之间展开的、在发言顺序上是轮流交替的、在话语内容是相互“对立统一”的话语活动;从本质上看,是指平等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沟通,即主体之间精神的相遇与交融。“真正决定一种交谈是否是对话的,是一种民主的意识,是一种致力于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共生和共存,致力于和睦共处和共同创造的精神的意识,这是一种对话意识。”^[9]

尽管从实践形态上看,教育对话自正式教育始就已存在着,如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孔子的“私学”等,它们的主导形式都是一种“对话”模式:没有居高临下的地位尊卑和话语霸权,只有你来我往的思想交锋和情感交流等。但在漫长的德育发展进程中,这种对话模式逐渐发生变化。从我国来看,由于儒家思想过分强调德育的社会价值定位,忽视“关怀生命”的德育本质,德育对话逐渐丧失了其真正的含义,演变成了低效对话、少数人对话、多数人不对话,甚至假对话等现象。这种意义上的“德育对话”是“我说你听”、“我令你行”的关系,是传统的以“控制”为主的德育方式。

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对话作为一种平等的精神性交流和沟通,已从传统的对话理念中走出,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讨论的“对话”,是指发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和情境中,建立在

民主基础上本真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是一种以思想政治教育生成、生命成长为中心的思想、信息、情感的互动交流,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共享知识、经验、智慧、精神、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对话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具有不同个性、不同需要和不同思想感情的完整生命个体而相遇,可以在相互理解和共同创造的过程中,相互摄取和吸收对方所拥有的知识、智慧和精神财富”^[10],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差异性与丰富性、独特性与完整性上达到有机的统一,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既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和个性,又实现了各自人生经验的生长、精神世界的拓展以及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提升。

鉴于此,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对话”的概念厘定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相互尊重、民主平等的基础上,以语言和非语言为中介而进行的话语、精神、思想等方面的双向交流,旨在达成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促进个体生命质量的不断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对话的上述厘定,涵盖了下面几层含义:(1)思想政治教育对话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他们不是简单的“主体—客体”的交往关系,而是“主体—主体”的对话关系。(2)思想政治教育对话的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内部精神世界的敞开和沟通,是对对方真诚的接纳,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双方观点、思想和精神上的包容、相遇与相通。(3)思想政治教育对话的目的是达到生命质量的提升和精神世界的完满建构,是促进个体生命质量的不断提升。(4)思想政治教育对话的前提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

(5)思想政治教育对话的中介是语言和非语言(如行为影响、手势、面部表情等)。(6)对话方式是多向度的而非单向度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话的前提

思想政治教育对话是双方在平等基础上,从各自的理解出发,以语言和非语言为中介,以交往、沟通、意义为实践旨趣,促进双方取得更大视界融合所进行的思想交流活动,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前提。

思想政治教育对话需要自由地言说和自由地展开。“没有自由,师生的情感、经验、态度、信念、兴趣、需求就不可能真实呈现,也不可能有真诚的心与心的‘敞开’和完整而独立的人格相遇。”“人只有在相互尊重意志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自由地选择、生活和学习,才能使自己的兴趣、个性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才能实现个性的独特分化和自由的不断增长。”^[11]“自由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于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自由还在于不使别人的意志屈服于我们的意志。”^[12]同时,师生的自由表达、心灵沟通、智慧开启和精神相遇都需要以平等为前提,特别是以人格平等为根本前提。保罗·弗莱雷指出:“一般说来,对话指一种平等的交谈以达到两种视界的交融。没有平等,就成了教训和被教训、灌输和被灌输,就好像水遇到了油,谈不到对话和交流,也撞不出美丽的火花。”^[13]³¹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保罗·弗莱雷认为,要实现对话,必须要满足热爱和谦虚等条件。如果缺乏对世界和人类的挚爱,就不存在对话;如果不热爱世界、不热爱生活,就不能进入对话。同样,失去了谦虚的态度,对话一样不能存在。倘若某人把自己置于他人之上,把自己当作真理的拥有者,他就不能对话。

博尔诺夫指出:“对存在的信任是一切德育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德育就是空的,就毫无希望可言。”^[14]对话也是如此。弗莱雷说:“离开了对人的信任,对话就无可避免地退

化成家长式操纵的闹剧。”^[13]⁴⁰ 布贝尔也认为：“信任是品格以及整个人的德育领域中惟一可以接近学生的途径。教师要了解学生，影响学生，教育学生，首先必须赢得学生的信任。”他同时指出：“信任不是强求来的，只有坦率而真诚地参与所要交往的人的生活，并肩负起因这样地参与生活所引起的负责，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15]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信任促成有意义的对话，生成有意义的生活。尊重是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之上的对人的人格、尊严、个性、兴趣和信仰的认同和接纳。相互尊重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双方在面临知识、价值或信念的尖锐差异时求同存异，协调共进。克里夫·贝克说：“对话的关键就是要尊重彼此的观点，尊重彼此的传统习俗或‘经历’，尊重彼此的言论、信仰和行动的自由，共同决定对话的形式和内容，关心具体的生活经验。”^[16]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塑造懂得爱和尊重、适应现实社会、创造未来社会的人才。没有尊重，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话，就不会有心灵的敞开、智慧的碰撞，也就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双方的精神境界、品位、价值的不断提升，也就没有真诚的交往和有意义的人生。

倾听是对话中最为积极的因素，是对话本身的一种话语运作。海德格尔指出：“话语本身包含有一种生存论的可能性——听。听把话语同领会、理解与可理解性的联系摆得清楚了。”^[17]师生对话，只有通过理解和倾听，才能消解对话中师生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才能建立双向的主体间性，构成“我一你”存在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就是有意义对话的本身，就是人的存在。理解使“对话不仅形成了师生交互性的关系，而且也使知识转变成学生个人的认识，使学生的精神受到对话的启迪和引导”^[18]。“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对自我的理解，理解的过程也是主体自我理解的过程。”^[19]正是这种理解引领着师生全心全意地、自由平等地进行精神交往。

思想政治教育对话要遵循开放性原则，引导学生进行最大限度的自我表现和自我选择。在开放的教学情景中，通过对话打破压迫、抑郁、专制、封闭、保守、权威、沉闷和孤芳自赏的教学气氛，使彼此的知识、情感、态度、价值观、人格、兴趣、智慧等都走向“分享”。即教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把知识、思想、智慧、经验等文化成果提供给而不是传授给学生，师生双方通过对话沟通获得新知，共同提高”。“师生相互传递、理解和感受同一种精神体验”。“师生真正成为‘同舟共济’的人”^[20]。

三、思想政治教育对话的模式及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对话，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对话困难重重。其一，受现代生产方式的影响而采取的班级授课制。一位教师常常面对几十甚至上百个学生，客观上导致教师不能关注每个学生并与之建立深入的联系。其二，受传统文化中的“独白”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看来，道德律是“天理”，“天理”是天经地义的东西，不容许有任何交谈、商讨的余地，即“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由于缺乏主体性原则，谈不上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更谈不上“互主体性”^[3]²⁸⁵。其三，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人们逐渐打破了教育中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格局，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姿态的思想政治教育者正在被受教育者所抛弃。如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对话模式，成了新的课题。

要实现对话，双方必须要有对话的意识。特别对教师而言，必须要转变角色，摆正“闻道先后”的不合理心态，不以教者自居，变知识的传授者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和研

究者,让对话双方处于同一台阶上,赋予所有学生以平等对话的权利和机会。教师既可让自己的良好素养影响教育学生,也可以主动吸收学生的长处。作为学生要积极敞开心扉,勇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并注重从“对话”中反思、总结,在互动的对话交流中体认价值的取向,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此外,对话双方还需要培养健康的人格,比如对世界、对人的爱,以及谦恭的态度、对他人的信任、希望和批判性思维等心理品质。

对话不同于讨论式,也不同于会谈式,它要以创设情境入手,千方百计去引导学生能说、会想、会发现、有主见、敞开心扉地进行表达、参与讨论、相互辩驳、相互倾听、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甚至是个人探索、展开想象、深入思考,这种活动有利于师生身上现有资源的互动,加强文化知识的碰撞。对话情景不仅是以教师提问的方式呈现,而且更鼓励学生向教师提出问题。但不管哪种方式,师生面对的话题应是双方都可领会的,同时是真实的和正确的,话题最好是开放性的。关于创设理想的对话情景,哈贝马斯曾提出一些对话规则,比如每一个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都应该被允许参与对话;每一个人都被允许在对话中提出任何主张,以及对任何主张提出疑问;不允许以任何强迫方式阻止言说者的权利等。创设对话情景,其实就是强调一种自由、安全和交融的对话气氛。当然,创设对话情景,也需注意一些辅助性的实用技巧,比如提问的技巧、倾听的技巧、回应的技巧和化解分歧的技巧等。

思想政治教育对话一方面表现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在知识、经验和精神上的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共享以及共同创造新的意义的过程;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对话还是一个个体与人类文化之间生命精神能量的转换和创造性生成过程,具体表现为代表了人类生命精神能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生命精神能量之间的转化和创造性生成^[21]。因此,对话的构建十分重要。对话前必须对教学内容、任务、过程和目的要有一个清晰、理性的思考和安排,否则,会引发对话过程中的漫无边际。“对话”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展开,是主体双方共同去生成和创造文本、构建意义的过程。对话既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努力,也是一种在有限中向无限的开拓,更是一种对精神之谜的尝试解答。因此,作为对话,需要一定条件。其一,要求师生与功利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要求师生有真诚的心和平等的态度,要求师生有独立存在的自我。只有这样,对话才可能导向人的精神世界,话语才可能在“你—我”之间往来。其二,对话双方应有平等相待的精神境界,有共同的话语背景和允诺的话语规则,有真诚的品格,教师要遵循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等等。这些环节,如果在对话中有一个中断,对话就会因此而中断。所以,哈贝马斯认为,一个句子在对话中被理解,需要四种有效性条件,即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

对话精神关照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出很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包括师生智慧的提升、情感的激发、哲理的启悟、潜能的诱发、生命的助长等等。它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学生作为对话一方的独立性和内在自由的承认,对学生个体生活世界特别是内心世界的关注,对学生不同观点的包容和赞许。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话较传统的独白式教育更有利于个体认识自我,有利于主体双方获得更充分的思想交融、碰撞与生成,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获得更密切的生活关联,即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 [1] 李国炎. 新编汉语词典[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88: 416.

- [2] 滕守尧. 对话理论[M]. 台北: 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5: 22.
- [3] 张世英. 哲学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4] 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12.
- [5] 董小英. 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18.
- [6]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白春仁,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252.
- [7] 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M]. 夏镇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65-66.
- [8] 余灵灵. 哈贝马斯传[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183.
- [9] 滕守尧. 文化的边缘[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177.
- [10] 张天宝. 试论教育对话及其基本特征[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5, (3): 102-106.
- [11] 蒋关军. 师生对话的澄明与实现[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5, (5): 14-19.
- [12]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30.
- [13] 保罗·弗莱雷. 被压迫者教育学[M]. 顾建新,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14] 博尔诺夫. 教育人类学[M]. 李其龙,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25.
- [15] 朱镜人. 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探讨与评价[J].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1996, (1): 50-53.
- [16] 克里夫·贝克. 学会过美好生活——人的价值世界[M]. 詹万生,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232.
- [17] 陈嘉映, 王庆节. 存在与时间[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78.
- [18] 金生鈇. 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7: 134.
- [19] 王景英. 理解与对话: 从解释学视角解读教师评价[J]. 外国教育研究, 2003, (8): 39-43.
- [20] 李瑾瑜. 布贝尔的师生关系观及其启示[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7, (1): 9-14.
- [21] 叶澜. 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138.

On the Dialogue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YU Hongqing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Dialogue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mutual communication of the subjects in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democracy and equality it is a kind of communication of words, spirits and thoughts by means of languages and non-languages. It is a process of mutual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this dialogue the prerequisites are freedom and equality, love and modesty, trust and respect, listening and understanding, together with speaking and sharing.

Key word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alogue; Subjectivity; Intersubjectivity.

(编辑: 李颖)